醉心中国音乐的杰克·鲍地先生

〔新西兰〕宫宏宇

我认识杰克已经十多年了，这期间常被他热心传播中国音乐的事迹所感动，总想把它们写出来让国人知道，可是由于工作和学习上的种种原因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今天。

杰克·鲍地1944年出生在新西兰北岛的提阿如哈镇，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农场主，杰克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由于杰克生性爱好音乐，父亲在他八岁时专门为他聘请了钢琴教师，教他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杰克从小就喜欢创作，十一岁时即开始在本地音乐教师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奏自己的习作。为了让杰克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时父亲又不惜重金把他送到新西兰有名的私立中学国王学院读书。在这所学院里，杰克有幸得到音乐老师桑德斯的青睐，桑德斯不但教他学钢琴和管风琴，还常常带他去听音乐会。桑德斯是新西兰很有名的音乐批评家，是新西兰最大的报纸"新西兰先驱报"音乐版的特约评论员。在他的影响下，杰克开始对西方的合唱音乐和近现代音乐感兴趣。当时新西兰经常有国外艺术家来访，杰克因此获益匪浅。但给杰克印象最深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中学毕业后，杰克考入奥克兰大学音乐学院主修作曲，一年级时，杰克不但定期在圣·玛莉教堂唱诗班唱圣咏，还师从彼得·高得飞继续学管风琴。他的习作荣获圣诞颂歌比赛二等奖，并应邀为一些神剧配乐。大学三年级时，他成为圣·埃丹教堂的管风琴师和圣咏团团长，并在教堂首演了他的第一部合唱作品。1966年，杰克读完学士学位后又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期间杰克开始和对当代音乐有兴趣的学生一起组织音乐会，定期演奏西方当代音乐。由于他的成绩优异，硕士读完后即获女王依丽莎白二世艺术奖学金。1969年赴德国，荷兰进修当代音乐和电子音乐，并学习电脑音乐程序。先后师从Kagel和Koenig。在回新西兰途中，杰克开始了他的亚洲之旅，采集了当地各种不同的民间音乐。他曾在印度尼西亚的一所大学担任教职，也曾在新西兰的中学教授音乐。八十年代初，杰克被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聘为高级讲师，一直工作至今。

现在杰克已被公认为新西兰最有名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作品除了经常在国内外上演外，也曾多次在国际艺术节上或国际比赛中获奖。世界著名的克卢诺斯四重奏团还把他的作品列为保留曲目，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奏。

杰克·鲍地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

我最初认识杰克是在1986年底，当时我正在武汉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一天，我的同学崔宪告诉我说有个新西兰作曲家要来我院访问，然后想去贵州采录苗族、侗族和布衣族的多声部音乐。由于此人不谙华文，所以他想要请一位学音乐但会说英文的学生陪他前往，为期三个月。我当时的专业是中国民歌研究，田野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再说我一直对英文有兴趣，上大学时为了练习口语常常找机会和外国教师接触，所以我主动请缨陪杰克去贵州，学院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

在旅途中杰克和我谈到了他之所以对亚洲音乐、特别是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产生兴趣的原因。

杰克·鲍地最早所受的是西方传统的音乐教育，但从六十年代开始，他开始对电子音乐感兴趣，创作了很多深受好评的作品。后来他又下功夫研究过西方当代各种音乐手法，先后从师于Mauricio Kagel和Koenig等。但真正对他的创作起深远影响的是印尼音乐。①他

说印尼音乐使他第一次认识到一切事物的相对性，也使他第一次脱离西方音乐观念的束缚，用新的眼光来看生活中的音乐与不同文化的音乐。由于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杰克有意识地研究非西方的民族民间音乐。为了更好地研究印尼音乐，他开始学习印尼文，并去印尼工作了两年。回国后，为了推广印尼音乐他特意在惠灵顿创立了一个甘米兰乐队。现在这个甘米兰乐队已成为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亚洲音乐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年有印尼音乐家帮助排练，经常在新西兰各城市巡回演出。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新一代作曲家在国际乐坛渐趋活跃，杰克开始对中国音乐产生兴趣，出国访问时常常和旅居国外的中国音乐家联系。1986年，有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到他的班上听课。一天，这位学生一边给杰克放中国布依族、侗族的音乐，一边感叹说这样的音乐已濒临绝境，如不及时保留，不久将会成为绝响。杰克听后非常激动，立刻决定要去中国亲自采录，并请求这个学生帮忙联系，这位学生就把他介绍给了武汉音乐学院的赵德义教授，这也就是他来武音的缘由。

在贵阳我们采录了很多茶馆的对歌和街头流浪艺人的音乐，然后我们去凯里录苗族的芦笙音乐。为了更好地保留这些音乐，杰克在临行前已安排好新西兰一家电视摄制组来华拍摄纪录片，约好在凯里会合后，一起到苗、侗、布依村寨调查采访，进行实地拍摄。可惜当时中国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尚未对外国人开放，摄制组只在凯里、怀化等已开放的地区拍摄了一些镜头，未能真正深入到少数民族村寨，为此杰克一直深感遗憾。可幸的是，我们在贵阳茶馆和公园所录的音乐富有地方色彩，很有研究价值，杰克回新西兰后，一直想把这些音乐整理出来，录成磁带配上文字加以发表，以便永久保留。1988年初，杰克申请到了一笔研究经费，让我利用假期去帮他把歌词翻译成英文，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1989年成书发表。摄制组在凯里、怀化所拍摄的影片也被新西兰电视一台接受，1991年对全国播放。除此之外，杰克还把他在中国所录的音乐制成广播节目，分别在德国、瑞士和荷兰播放。

杰克不但自己醉心中国音乐，还鼓励他的学生研究中国音乐。他的学生尼克·威勒在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读书时受杰克影响开始对侗族的大歌和布依族的多声音乐感兴趣。杰克认为研究中国音乐须懂中文，不然搞不好研究。当时尼克已经得到学士学位，听了杰克的建议后，立刻开始学习中文，学了一段时间，杰克又建议他去中国留学，并帮他申请到了一笔奖学金。尼克不负众望，到中国几个月就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现已得到硕士学位。1992年，杰克通过尼克的介绍认识了云南艺术学院的张兴荣教授。当时张已编完"云南民族器乐荟萃"一书。杰克读了此书后深为张兴荣长期以来刻苦钻研少数民族音乐之精神所感动，希望能请张兴荣到新西兰作访问学者，使这部书能早日用英文出版，使更多的人得见中国民族器乐之宏大精深。1994年底，杰克从新西兰亚洲两千年基金会申请到一笔经费，把张兴荣请到了惠灵顿。杰克对张兴荣的采访录也发表在荷兰音乐刊物"CHIME 磬"上。他们合作制作的广播节目也分别由新西兰、德国广播电台播放。

杰克·鲍地和中国当代音乐

新西兰的乐人中，杰克可称是最早意识到亚洲与太平洋音乐艺术价值的人。早在1984年，杰克就和同事艾伦·托马斯一道举办了新西兰有史以来第一次"亚洲太平洋艺术节"。在此之前，新西兰虽然地处亚太地区，但由于大部分的居民来自英国和欧洲，新西兰音乐家着眼的是欧洲音乐和英国音乐，"欧洲中心论"在音乐界的影响根深蒂固。虽然一些有识之士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研究本土毛利人的音乐，但对周围的亚洲音乐文化却充耳不闻。杰克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狭隘的看法和偏颇的局面，"亚洲太平洋艺术节"可以说是他在这方面努力的第一次尝试。在这个艺术节期间，杰克邀请了中国老一辈作曲家瞿维和年轻作曲家叶小钢前来观摩交流，并上演了后者的交响乐作品。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在新西兰表演这还是第一次。

虽然第一次到中国实地采录音乐就遭受挫折，杰克并没因此而气馁，他热爱中国音乐的热情仍有增无减。我刚到惠灵顿他就告诉我，他已决定请谭盾来新西兰进行短期创作和介绍中国新音乐，并准备和新西兰国家交响乐团联系，把谭盾所创作的曲目在新西兰首演。几个月后，杰克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已为谭盾定好机票，让我和他一起去机场接机。谭盾到新西兰的一个半月中，不仅在维多利亚大学讲演多次，还制作了几台专门介绍中国新音乐的广播节目，新西兰国家电台播放后，听众反响热烈。谭盾在新西兰期间还创作了一些新作品，其中的一首融中国的民乐、西方的管弦乐和印尼的甘米兰乐为一体，由新西兰国家乐团在惠灵顿首演后，深受听众欢迎。在谭盾访新之前，新西兰人对中国音乐所知极少，即使是精通音乐的人对中国音乐的知识也少得可怜。谭盾的音乐给新西兰人以清新之感，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已不再是他们印象中的中

函，中国的音乐已不再仅仅是二胡、琵琶加五声音阶，中国的年轻作曲家在国际乐坛上已开始崭露头角。

谭盾访新成功鼓励了杰克。不久他设法筹款邀请了瞿小松来新讲学作曲。瞿小松在奥克兰和维多利亚等几所大学的讲演，均反应良好，制作的节目也受到听众的好评，为传播中国音乐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1987年初，杰克逗留成都时就被当时在四川音乐学院任教的何训田和高为杰的作品所吸引，也为他们财力有限，无法把交响乐作品交付乐团演奏而深感遗憾，他决心把他们两位的作品介绍给新西兰的交响乐团演奏。杰克回到新西兰后，找了新西兰国家交响乐团和奥克兰交响乐团洽谈此事。虽然这两个乐团都对何训田和高为杰的作品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但由于经费有限，无法把这些作品列入要演奏的曲目之内。为此，杰克深感歉意，总想再找机会请他们来新西兰介绍他们的作品，以弥补无法把他们的作品在新首演的遗憾。1992年，经杰克的多方筹措奔走，高为杰、何训田终于应邀来新参加了每两年一度的惠灵顿国际艺术节，其间高为杰所作的报告，听众反响强烈，再一次为中国新音乐在新西兰的传播发挥了作用。

杰克·鲍地和中国传统音乐

杰克一直醉心中国传统的古琴音乐，但他最初接触到中国古琴音乐却纯属偶然。八十年代中，杰克去伦敦开学术讨论会。一天，他到所住旅馆附近的大英博物馆参观。一进大门他就被一种奇特的乐器声吸引住了。出于职业的习惯，杰克顺着声音找了过去，原来是一位中国人在表演古琴。一曲完毕，杰克上前自报了家门，并表示了对此音乐的欣赏。一番寒暄之后才知道弹琴的人为原中央音乐学院的古琴家李祥霆教授。李是应大英博物馆的邀请，特意在这儿表演的。杰克觉得古琴的音色是他以前从未听过的，古琴音乐所表现的意境也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乍一听大有"此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之感。他觉得如此美好的音乐不能只为自己享受，也应该让新西兰的同胞欣赏。兴奋之余，杰克也不管能否申请得到经费就热情邀请李来新西兰巡回演出。经过几年的奔走，杰克终于在1992年争取到了一笔赞助，将李祥霆请到了新西兰。为了使李祥霆在新西兰旅途愉快演出成功，杰克还专门筹了一笔钱聘我当翻译，让我一路照应李教授。因为杰克住在惠灵顿，而李必须在奥克兰机场转机，杰克怕李人生地不熟转机不方便，特意在李到新之前给我打电话多次，嘱咐我一定要提早去机场接李。李祥霆在新西兰的十多天里，杰克跑上跑下忙个不停，除了安排李祥霆的演出日程外，还联系了新西兰的唱片出版商为李祥霆出版了一盘激光唱片，在全球发行。李祥霆在新西兰的十个城市举行了独奏会，还在几所大学举办了古琴与中国文化的讲演。所到之处，各大报都有报道，影响很大，使新西兰人在领略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中国新音乐之后，对中国的传统音乐、特别是古琴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杰克不仅对古琴这样的"阳春白雪"音乐情有独钟，对较通俗的苏州评弹也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1996年，上海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评弹艺术家蒋云仙女士来新西兰探望自己的女儿，当时奥克兰大学中文系的李敏儒博士负责新西兰中国学者联合会的工作，定期组织有关中国文化艺术方面的讲座，得知蒋女士来新的消息，李敏儒就和我联系，让我协助组织几场评弹讨论演讲会。我当时在奥克兰理工学院任中文讲师，讲授的课程中有一门是"中国文化入门"，正想找一位中国艺术家给学生介绍中国说唱艺术。李的提议正会我意，我和蒋联系上后，蒋也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传播中国文化，一口答应了下来，她选了长篇评话"啼笑姻缘"中的"逛天桥"一段，在奥克兰理工学院表演，受到师生们的一致称赞。后来，李敏儒又通过奥克兰大学亚语系和亚洲研究中心的协助安排了蒋在大学表演。这次表演，观众更多，反响更为强烈，奥克兰的报纸也都有详细的报道，当地的社团电台也开始播放她演唱的整本的"啼笑姻缘"。一天，我在电话里和杰克提到了蒋在奥克兰表演的事。杰克早就对中国的说唱艺术有所了解，现在既然有这样好的艺术家前来，何不请她来惠灵顿表演?他让我和蒋联系，请蒋在方便的时候去惠灵顿表演几场。至于来回的机票，住宿，膳食费及演出费，他可以筹措，我跟蒋云仙说后，蒋欣然同意。很快杰克就和维多利亚大学的音乐学院和中文系联系好了，并和维大中文系主任邓肯一起从新西兰亚洲两千年基金会申请了一笔钱，为蒋安排好了行程。由于我忙于教学，无法陪蒋前行，蒋因为不谙英文，心里不免有些担忧。杰克为了解除她的顾虑，不但提前为蒋在一个华人学者家安排好了住宿，还每天亲自接送她，使蒋深受感动。蒋在惠灵顿共演出了两场，杰克自始至终奉陪。特别使蒋难忘的是，为了使蒋的演出成功，杰克不但亲自带着音响师电工在音乐厅调试音响，还广发请帖联系大众媒介为蒋宣传，使偌大的音乐厅座无虚席。为了使更多的人也能领略蒋的艺术，杰克还组织人为蒋录了像，作为资料，保存在维大图书馆。事后，杰克说蒋的表演使惠灵顿的人开了眼界，是真正的"瑰宝"，应该永久保留下去。

杰克·鲍地和中国京剧

杰克一直想把中国音乐系统地介绍给新西兰的听众。他深知戏曲音乐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地位，也深知京剧在中国戏剧音乐中的代表作用，所以他总希望有机会把中国京剧搬上新西兰的舞台。我 1988 年在新西兰维多利亚大音乐学院读书时，杰克就曾提起过此事，只是要在新西兰演京剧牵涉的人太多，经费无法解决。不过杰克还是硬逼着我给他的学生举办了几次介绍京剧的讲座，我做介绍时，他还不时提问，其实他提的问题他自己都懂，只是为了现场提醒我。由此可以看出杰克做事的认真态度。

1990 年初，一天忽然接到杰克的电话，说他已经和正在澳大利亚表演的中国天津某京剧团联系好，请他们顺便也来新西兰表演。估计澳洲的演出一结束他们就可以来新西兰，费用他已筹得差不多了，让我届时帮忙照顾一下。原来杰克听到该京剧团在澳大利亚演出的消息后，立刻找到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问他们中国政府可不可以支付京剧团从悉尼到奥克兰的机票钱。如果可以，他可以筹集一些钱支付京剧团在新西兰期间的费用，使馆和文化部联系后，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就同意了，杰克非常高兴，立刻和新西兰最大的剧场联系，安排演出节目和演员的住宿。为了确保演出顺利，杰克还特地从惠灵顿飞到奥克兰两次，与当地的演出公司商谈。该京剧团来新后，在首都惠灵顿和奥克兰各表演了几场折子戏，演出大获成功，观众非常满意。

从中国来的人一般不太了解国外的情况，甚至有些错觉，认为组织演出是可以赚钱的事。还有人认为外国人有钱，文化事业和交流演唱都会得到政府的资助。其实在西方的商业社会里，文化事业是少数有识之士的事业，是很难盈利的。政府虽有文化拨款，但杯水车薪，大部分经费还得靠私家集团赞助。中国音乐虽说近几年来在国际上渐被看重，但还谈不上有什么商业价值。组织这类演出，光靠票房收入是远远不够的。此次天津京剧团的演出虽说成功，但在票房收入上，并不很理想，根本无法支付整团人庞大的开支。为了节省开支，杰克安排演员们住在大学的学生公寓。当时该京剧团刚结束在澳大利亚的访问演出，来到新西兰后发现住的地方远不如澳洲的好，带队的人就有些微言。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在澳洲的访问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出钱的，而在新西兰的演出则全是杰克一人凭着热心办事，根本没得到政府的资助。所筹到的赞助也少得可怜。我当时是应杰克的请求义务帮忙的，听到他们的抱怨后，很为杰克抱不平，想解释也无法说清楚。后来我和杰克提起这件事时才知道，为了使天津京剧团能在新西兰表演，杰克几乎跑遍了所有的赞助单位，但得来的钱还是不够，最后他把自己的五万块钱新币也贴了进去。

杰克·鲍地和歌剧"路易·艾黎"

早在 1988 年谭盾访新时杰克就萌生了写歌剧《路易·艾黎》的想法。当时他准备和谭盾合作。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此一想法一直没付诸实现。杰克是个干事很有恒心的人。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办成。虽说无法和谭盾合作完成这个项目，可中新合作这个主题没有放弃。从九十年代初杰克就开始往返于中国和新西兰之间，搜集有关艾黎的资料并委托中国音乐学院的杜亚雄教授联系甘肃民间艺人，帮忙采录甘肃民间音乐。1995 年初杰克又找到了艾黎的传记作者，新西兰著名的作家杰夫·禅珀，请他写剧本。同时杰克又找到中国旅美学人陈士争，请他参加排演。杰克还决定拨款请两位中国民歌手来新西兰参加歌剧的排演。为了使这出歌剧更好的反映甘肃山丹的风貌，杰克 1997 年年 6 月底又到山丹、成都、昆明等地采风。经过杰克的努力，此歌剧已于 1998 年 2 月在惠灵顿国际艺术节上顺利上演。演出后，新西兰的各家大报，新闻媒体及英国的 BBC 广播电台等都有报道。

关于杰克和中国音乐的事迹很多，一篇文章是无法述说得完的，此文只是一块引玉之砖，希望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使大家能知道在离中国十分遥远的新西兰还有这样一位无私的外国人在为传播中国音乐而辛勤地耕耘着。

---

①见 John Thomson《The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 Music》(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58

（责任编辑　韩新安）

杜矢甲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作曲家、歌唱家和音乐教育家杜矢甲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1999 年 11 月 14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4 岁。

杜矢甲同志 1934 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1937 年参加革命，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延安鲁艺任声乐主任教员，1942 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解放后，先后任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顾问，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荣誉副会长、中央民族学院文艺所副所长，中央民族歌舞团音乐指导和艺术顾问。他一生创作了百余首大、中、小不同类型的声乐作品，很多作品在不同时期广为传唱。